

编者按：艺术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息息相关。“关注当下”这个栏目自设立以来，一直围绕大众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来探讨我们自身的文化生态，它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文艺现象。在国际政治关系的格局下，在当代艺术的全球视野中，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立场及话语权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索。本期王林的《街头艺术：欧美之争与当代中国》、朱小钧的《中国当代艺术再定位》和赵子龙的《一个时代的开始》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反思。

Editor's note: The development of art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nge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section "Concerned about the Contemporary", we explore our cultural situation by analyzing the phenomenon of mass culture, which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In the new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in the global vision of contemporary art, it is indeed a question worthy of reflection to discuss cultural standpoint and power of discourse about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Street art, Struggles between Europe and US, Contemporary China

街头艺术、欧美之争与当代中国

王林（四川美术学院教授）by Wang Lin

宋伟光来电，说要就中美政经关系背景，来谈谈中国当代艺术乃至当代雕塑，这可是个巨大而复杂的话题。不过，伟光所思可取之处，在于将中国艺术置于具体的国别语境中，而不是去简单谈论东西方艺术的国际关系。

“西方”在政治话语中代表议会民主，故中国报刊乐于报道其社会的种种弊端，以期证明自身制度正确无误，把西方整体化既为意识形态所需，也就成为政治妖魔化的宣传策略。但西方之谓，并非铁块一块，其中欧美之间，德法之间，西欧与北欧、南欧乃至东欧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起码在艺术领域，这些不同都值得研究。我们研究差异的目的，无非是要把自身差异贡献于其中，以差异性而非同质化作为人类文化增光添彩。

说到美国，我印象最深的是街头文化，不光是街头出现的艺术，而是说艺术源自街头。从霍珀画写实的街景到伊斯提思画超级写实的街景，从劳森柏的城市波普到基恩·哈林的地铁涂鸦，艺术与街道的关系一直贯穿在美国艺术之中。尽管有画家怀斯、建筑家赖特、诗人罗切斯特等乡村艺术家身影晃动，但较之于安迪·沃霍、柯布西耶、金斯勃格等，前者更多欧洲遗韵，而后者似乎更加美国。

美国艺术在欧洲阴影中生活甚久，只要看看《美术艺术三百年展》即可明白。但自二战时期康定斯基、杜桑等一大批欧洲艺术家移居美国以后，美国艺术逐渐成为欧洲传统的颠覆者。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抽象表现主义和六、七十年代波普艺术反攻欧洲大陆，美国已然成为西方当代艺术的策源地，而其中的代表人物波洛克、安迪·沃霍也因此成为美国文化英雄。奥登伯格的现成品波普雕塑，以其通俗无碍的公共性和尺度超常的荒诞感，以其对市井生活的善意嘲弄和对日常事物的形式体悟，在亲近与异样的混合中构成机智反讽。如果说反讽是当代艺术最具代表性的审美范畴，那么，在雕塑领域恐怕还没有人能与之比肩。他对杜桑和安迪·沃霍所作的联结，独树一帜，至今无人企及。中国艺术家特别喜欢欧洲的贾柯梅蒂，乃是因为其作品表达存在的虚无与生命的荒诞，同时也因为他独特、完美的技艺性与表现力。而奥登伯格的观念化创作，对中国雕塑家而言，并没有真正理解更没有真正接受。其实，他们两人正好代表了当代雕塑不同的艺术倾向，大众的和精英的、街头的和学院的、泛化的和纯粹的、言语的和语言的。而后者作为现代主义的延续，在当代艺术中仍是重要一脉。因为所谓当代，并不像现代主义那样反对过去，而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的兼收并蓄。七、八十年代欧美在经历激进派最后的反传统运动之后，以德国新表现绘画为代表的形象回归，即是现代主义生命力尚存的证明，在这里我指的是博伊斯式的人文主义、身体政治、生态意识、社会行动以及他对后现代批判主义的启动。

中国艺术家在逃避责任时大谈美国的肤浅，在保护学院时则大谈德国的深刻，其实无论是贾柯梅蒂的荒诞还是奥登伯格的反讽，无论是杰夫·昆斯的戏谑还是赫斯特的残酷，特别是博伊斯介入政治的行为艺术，都可以在历史上下文和现实文化语境中找到根据，并不仅仅是市场操作和媒体操控的结果，更不是国有文化产业操纵的结果。中国社会不仅需要形态跨界的后现代艺术，同样需要有穿透表象的现代艺术，延伸至今即为批判的后现代艺术。而所谓后现代及现代艺术又同时是在中国前现代政治语境中发生，所以，艺术必然负有争取自由和捍卫自由的使命，即现代公民作为独立个体的身心自由。自由不仅是艺术的前提，也同时是艺术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去谈论中国与欧洲的文化竞争，还不如去谈论中国艺术针对本土政治、经济、社会现实，究竟存在怎样的文化问题和精神问题，以及中国艺术家作为个人将遭遇怎样的存在处境与生命意识。在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国际接轨=他者同化”“市场接纳=黑市交易”“官方收编=权利操控”这样三个阶段的江湖化之后，我想问的是，在国际资本和国家权力合谋主宰、玩弄当代艺术的情况下，中国艺术家还能干什么？难道就只有让一帮既得利益者瓜分胜利果实并以此改造历史吗？